

杨大群 著

章回体长篇系列小说

关东演义之九



# 长白山涛声

沈阳出版社

杨大群 著

章回体长篇系列小说

关东演义之九



# 长白山涛声

沈阳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长白山涛声 / 杨大群著. — 沈阳: 沈阳出版社,  
2012.3

(关东演义; 之九)

ISBN 978-7-5441-4924-2

I. ①长… II. ①杨… III. ①章回小说—中国—  
当代 IV. ①I247.4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034306 号

## 目 录

- 第 一 回 奉天城变地狱人民受苦  
纺纱厂破蛮规银姐带头 .....001
- 第 二 回 离河套奔长城进退无路  
喊奶奶呼爷爷骨肉相残 .....015
- 第 三 回 祭河神惑敌人兵分两路  
扮医生醉洋马气死多门 .....031
- 第 四 回 杨靖宇去而复返过哨卡  
假老道先胜后败在中途 .....048
- 第 五 回 李红光取枪保枪入虎穴  
杨靖宇借物还物闯灵堂 .....059
- 第 六 回 蛤蟆河斗地主连连得胜  
红石砬败汉奸阵阵居高 .....075
- 第 七 回 张汉卿念乡土全家祭灶  
委员长送礼品戴笠拜年 .....090
- 第 八 回 逛西湖吐衷肠拥护领袖  
踏春雪遇故人矢志焚烟 .....100
- 第 九 回 乞帝位太上皇研究不已  
显龙威老先生该打逢恩 .....113
- 第 十 回 闹龙袍耍龙气登基称帝  
摆御宴赐御婚依然傀儡 .....123

- 第十一回 沈建华彭汉贞针锋相对  
八闺女石大嫂共苦同心 .....134
- 第十二回 草头屯捶棒槌声声入耳  
八闺女换房梁人人关心 .....150
- 第十三回 大桥头炸列车义士被捕  
柳毛甸救父亲孝女负伤 .....168
- 第十四回 赴酒宴画梅花心坚似铁  
游中街斥日寇视死如归 .....181
- 第十五回 溥仪帝乘日舰东渡访日  
婉容后驱冤鬼后宫跳神 .....195
- 第十六回 返满洲颁诏书自命不凡  
逛皇宫拜太后奴颜婢膝 .....205
- 第十七回 宴席前谈剿匪有人冷语  
课堂上论武器无法自圆 .....222
- 第十八回 洒香水占彪爷大打出手  
饮黄连张少帅转调西安 .....236
- 第十九回 入天津霍铁北小店落难  
回关外五姨太报答恩公 .....249
- 第二十回 柳叶青负重伤命在旦夕  
八闺女救伤患情同骨肉 .....266
- 第二十一回 小砥柱追兔子巧逢大汉  
霍铁北落虎滩忽想轻生 .....279
- 第二十二回 送子弹助战友凛然大义  
掏空炕战三毛威震东边 .....293
- 第二十三回 邵本良骑兵旅夜行日宿  
霍铁北柳叶青飞越奇袭 .....307
- 第二十四回 写军歌搞调查诱教深入  
开土炮夺重镇背后掏心 .....320
- 第二十五回 劫棉衣袭据点转战百里  
出重围入包围粉碎讨伐 .....332

第二十六回	去西安飞机上秘书谈兵 走北路被围歼军长白头	·····345
第二十七回	王以哲扔酒杯直言挥泪 张少帅对统战会意动心	·····364

## 第一回

# 奉天城变地狱人民受苦 纺纱厂破蛮规银姐带头

奉天砖城西北的北市场，地势是个大洼洼兜，马路两旁房子挨房子，画的是各式各样的花花门脸，没有几座楼房。整条街的妓院、散户、暗门子数不胜数。大赌钱场几层楼明火明赌，小赌钱场多如牛毛，墙角旮旯就可以摆摊摆地墩儿。大烟馆大的有大包间、小套间，打烟泡的都是大姑娘和小媳妇；小烟馆是筒子铺，一人一盏“照尸灯”，躺在铺上就抽，抽得屋子里乌烟瘴气，走个对面碰鼻子看不见人脸。从打日本人占了东三省，这里比张大帅那阵要烂糊多了。整个奉天城就是座活地狱。

在北市场一条窄窄的马路上，走着两个女人，前边走的身子骨挺硬朗，背着个两岁多的梳拢着冲天锥小辫的男孩，身上衣服虽不新鲜，倒也洗得干净。那孩子两条小嫩胳膊搂着女人的脖子，一路上不住地说话，隔一会儿两片小嘴黏黏糊糊地叫上两句“妈妈，妈妈”，听着好像小蛤蟆呱呱叫。女人不应声，回头看上一眼，那孩子看着妈妈的亮亮眼珠子也就心满意足了。女人走着，不时把托着孩子屁股的两手，往上托一托，颠颠肩膀头。她走得很轻松，很得劲儿，从脸面上看心里也是甜甜的。

走在背孩子身后的女人，说话是外地口音，走路也很快，这个女人心很细，她跟着走，用眼角看着背孩子的女人，当听孩子叫妈妈时，她看出年轻的妈妈漂亮的小薄耳朵红了一个尖儿，她便心里一笑。她叫赵一曼，从关里来到奉天城，在大英烟草公司当卷烟女工。她干活挺泼辣，待人很和气，哪个女工有困难，她都主动上前

帮把手，由于她为人正派、热情，很快地就和全厂女工混熟了。再加上厂里的工人都认识大工匠殷师傅，她又是由殷师傅介绍入厂的。日久天长人们都知道她的男人在事变前就在东北跑买卖，事变后音信皆无，她从四川一路千辛万苦地到东北寻夫来了。说是没有找着男人，为了吃饭就当了女工。由于她有这番经历，女工们都认为她很了不起，钻过“天下第一关”的大城门，看见过万里长城，这就是不简单的女流之辈了，何况又是万里寻夫的女人呢。她有时干着活儿，看工头不在面前，就有意无意地讲日本人侵占中国，拿中国人当牛马使唤，往后这亡国奴的日子不好过的话。她的话女工们听了贴心，日久天长女工叫她——曼大姐。这里虽然是英国的买卖，可是奉天城哪里有闹事的，都有这里的工人参加，还都是打头炮的。日本特务就注意上这里了。厂主是个见钱眼红的家伙，厂里活少了，就解雇工人，活多了就到工夫市雇工人，工人像走马灯似的来来去去，日本人不好下手。

中共满洲省委在迁哈尔滨之前找过赵一曼，要她离开卷烟厂，到奉天纺纱厂去做工，要她在大西城门至小西门顺城街和一个背孩子的女人接头。她按约定的时间到了顺城街，这里也叫西门脸儿，估衣庄、膏药铺门市多，虽没有四平街热闹，可也都是二三层的楼，水泥镶嵌瓷砖矗起的洋式门面。赵一曼在一家估衣庄门前遇见这个背孩子的女人。特点是小男孩梳着穿天锥小辫，在小辫上扎三道桃红色头绳，然后再上前问话。她看特征对上了，就走上前去搭讪地说：“你的孩子几岁了？”这个背孩子的女人回答说：“才满一岁半过八天。”她问：“这男孩叫啥名儿？”那个背孩子女人回答：“孩子叫玉生。”她小声地又说：“说来咱们还是亲戚哪。”那个背孩子的女人接着说：“那就跟我回家吧！”

两个人一前一后地就顺着大街往北走。这里人很多，除了来逛西门脸儿的，就是买货或上当铺当东西的。尤其是老人和妇女居多，他们大多是到太清宫“吕祖楼”去讨签问卜和还愿乞求保佑的。

西门脸儿的西北角有一座古庙，从庙的临街大门看，是看不出庙门来的，好像临街的门市房，只是在门洞上嵌着阴阳鱼、八卦和三个大字“太清宫”。这儿地势很洼，往下走二百来步才看见雄伟



的“太清官”正殿，殿东北角便是所说的“吕祖楼”了。

由“太清官”往北走地势越来越低洼，叫西下洼子，那里街道很窄，全是土路，晴天，小孩跑上几步也冒起一溜灰尘。雨天，整个西下洼子泡在泥汤子里，那泥汤子黑得像墨汁，亮得能照出人的模样来。在西下洼子前边是“奉天兴游园”，这几个酸巴溜的字是袁金铠写的，人们也叫它“奉天第一商场”。说是在庆祝平定郭军反奉胜利的宴席上，商界人士看张作霖三盅酒下肚了，脸皮发红了，胡子尖发抖了，眼珠发亮了，是该上意见的时候了，就当大帅的面讲起上海有大世界和城隍庙，北京有天桥和东安市场，天津有劝业场和方家后，在大帅面前竖起大拇指夸道：“大帅，咱们的奉天城，哪疙瘩赶不上他们呢？有大帅你坐奉天城，啥玩意儿不得嘎嘎叫！”张作霖一听颠起屁股乐，小胡子一捋说：“他妈拉巴子，给我修个大个的，都压过他们去！”就这样一块井字的商场动工建成了。西南角是百货庄，东北角是驴皮影院，往里走是变戏法的园子、明星电影院，挨着东北角门是算卦的、烧痣子的、修脚的、拿猴子的、租书的，再往里边走两厢上百家是店铺摊床，门上挂着“童叟无欺、言不二价”。顾客看着这口号咧咧嘴说：商场商场，漫天要谎，坑蒙拐骗，不认爹娘。最吸引女人的是摩登鞋店，门脸亮堂，在货架子上的有千层布底鞋、双脸皂鞋、绣花坤鞋、男女皮鞋。商场南门是一溜饭店，著名的有王饺子馆、林包子铺、杨烧饼铺、张大饼铺、刘切糕、粉皮王、蜂糕宋。走过这条油香、菜香，刀勺叮当、跑堂嗓音洪亮的窄胡同，你就是吃不起，也要抽鼻子咽唾沫。穿过吃食铺，就是杂耍场了，有举石墩的石头阎王，变戏法的大天一，说相声的人人乐，卖野药的筷子楼、膏药刘、虫子阎王，说评书的小济公，挤到场子边上的女大鼓书胭粉李，市面上少有的这里占全科了。

背孩子的女人领着赵一曼在第一商场里逛荡着，她先小声地跟赵一曼打过招呼：“一曼姐，穿这个商场，又抄近路，唠点嗑儿还方便。”

赵一曼见她在商场里走得这么熟，问道：“银妮妹子，你是老奉天吗？”

叫银妞的女人摇摇头，脸上带一丝痛苦的微笑。

赵一曼问道：“你这玉生姓啥？男人在哪里干活？”她问得很亲切体贴。

银妞没有立刻回答，默默走了半晌说：“他姓沈……”声音说得真亮，但语音拖长下来，耳朵边又红了。

赵一曼问：“志同道合吗？”

“他比我早……”银妞说到这里慢慢地打住了。这一个“早”字使对方明白了她话里的意思。

“这纺纱厂碍手脚不？”赵一曼把脚步加快跟近些。

“日本工头看守得很严，大家就多留心眼，想出对付他们的招子。不严，人们容易松劲出差头。”银妞说着深深地吸了口气，眼睛里闪着刚毅的目光，看出这是个好强的女人。

“厂子里好开展工作吗？”赵一曼用姐姐的口气问，“女工们胆子小吧？”

“厂子里女人多，男人除了工头就是修机器的。女工并不都胆子小，姐妹们受罪多，容易抱成团儿，拿我来说没念过书，嘴边上没有道理说。”

“有啥困难和想法呢？”赵一曼用手指摆弄银妞背后玉生朝天锥小辫。

“奉天城里厂子一疙瘩一片的，劲儿使不到一块，还有就是姐妹们发愁，不知道啥时候才跟鬼子斗到头。有的姐妹说我的玉生长大了也不一定打跑鬼子。”她把身后孩子往肩上颠了颠，脚步走得还是那么轻松，看出是个从小吃过苦的人。

“你怎么说的？”赵一曼问。

“我说姐妹们，这个罪咱们多吃多咽点，为了孩子们长大了不吃苦，少受罪，咱们咬着牙根也得往下熬，往下斗！咱们当妈妈的不能对不起孩子们。”银妞说得很勇敢。

赵一曼看出银妞一说到孩子和男人，那她漂亮的耳朵就发红，红得透亮，这也许是年轻妈妈的害羞？她哪里知道，银妞背的是她从监狱抱出的别人的孩子，才把孩子叫玉（狱）生的。

银妞从打离开监狱，再也没敢去青年会找建华哥。她回过草头

屯，打听出一点信息，说老沈德家的柳叶兰嫂子被枪打死了，剩下一个孙子被彭汉贞逼走了，老爹爹跳河没死成，后来钻进老伴坟里闷死了。她打扮成要饭婆，只是在屯子里走上几步露露面儿，挎着破筐装几刀黄钱纸在亲人坟上烧了，无声地哭了一大场。她回到奉天城，要活下去等着建华哥，何况眼下手头还抱了这么个玉生。这也好，为了到工厂干活打掩护，她和别人讲自己的男人在乡下，人家问她男人姓啥名谁，她就说叫沈建华。她上班干活，就把玉生托给一位老大娘看管，每月要从工钱中支出一少半来养活着这个孩子。她生活得很忙碌，还免去不少单身女人常遇到的纠缠。这样，背后有人叫她小媳妇蛋。她内心里把孩子说成是沈建华的，心里感到安慰，有种冲动的勇气。从打她被发展成党的人了，感到心沉重了许多，人跟着老了几岁。

每当听到老党员讲党员的奋斗目标和应尽的神圣义务时，她就感到这些同志说的话都和建华哥跟她说过的一样。

银妞对党组织分给的工作，从来不讲价钱。她觉得党给她的工作少，做起来不解渴，好像党把她当个小孩子，许多事让她干不放心似的。她渐渐地明白党的纪律很严格，不应该问的就不能去问。好像她干工作越多越能尽快和建华哥见面，两个人是在一条道上奔跑，慢慢地就跑到一块儿了。她明白当一个党员得经得住考验，哪怕敌人把自己放火堆里边烧，也不能错说半句话。她在内心里转念，最好早一天给她来一次考验，让党看看她李银妞，这个出生在草头屯的姑娘够格不。她和给她看孩子的大娘说：“大娘，我真的告诉你，有朝一日我不见影了，你把我的玉生带大，等我再回来会加倍地谢谢您。”她激动、庄重地给老大娘深深地鞠一躬。

她的举动把老大娘闹愣怔了，这话可从哪里说起呢？于是生气地说：“孩子，年轻轻的嘴里竟说些丧气话，你好好走路掉在哪个坑里去了？冒不出来了？你呀，是被活儿累得信口开河了。我这大半辈子就是不喜欢听红嘴白牙说没根儿没蔓儿的瞎话。”这个一辈子孤独的老太太把银妞当成亲闺女了。

银妞定定神说：“大娘，我是累了，我说这话的意思是我们这种人，成天在机器跟前转，像在老虎身边转，一不小心就兴许被老

虎吞了。”

“机器还长牙？还有眼睛瞪人怎的？”老太太最后摆下手说，“以后咱们娘儿俩不说这丧气话，往后的日子好着呢。”

银妞和这个孤老太太住在一间灰砖小屋里。这里的房子年久失修，被土埋了大半截子，像土窖。下瓢泼大雨，家家户户得用土掩上门坎，慢一把雨水就灌满了灶坑。家家屋里盘着潮湿的土炕，龟缩脖的灶坑。夏天墙上的水珠有蜘蛛大，冬天结的冰霜，铁锹都抢不下来，就这样房子的租金还贵得让穷人咬牙呢。一排排窑洞房子像蜂子窝，住户都是穷苦人家，一多半人是耍手艺糊口的，一多半人是做小买卖的。人家编成顺口溜：西下洼西下洼，住的全是土疙瘩。晴天化成灰，雨天变泥巴。任人踢任人打，不准眼角掉泪花。可见这里住的都是下等人。警察、地痞骑在穷人脖梗上撒尿，都不敢缩脖子。穷人在这里活半辈子得脱掉几层皮。

银妞把赵一曼领到了她的住处，还没等开门进屋，老大娘在门口站着呢，把手拍个响说：“玉生，跟姥姥玩耍去。”从银妞背上把孩子抱走了。

“一曼姐，别撞了脑袋，别绊了脚。”银妞向赵一曼打着招呼，她先进了屋。

这地窖似的屋子，走进的人，不由得把眼睛闭一下，过会儿再睁开，才能先把屋里几大件如炕、窗户、门、桌子等看清楚，再过上一会儿，才会把屋里东西全看清楚。不然生人走进屋，不摸着点儿，兴许一屁股坐到地下，有时一脚会把小猫踩得嗷一声叫，或者坐在笤帚疙瘩上。银妞这间小屋收拾得干净利索。炕上放的东西会使你看得出这里女主人的手工活，地下放的东西会使你看得出女主人的勤快。

银妞让赵一曼坐在屋里唯一的一把椅子上，她知道关里人坐不惯炕沿。赵一曼看看椅子垫是用着碎花布块拼凑的，一针一线纳得很结实，看得出女主人的勤俭、有耐心烦儿和手工活的精巧。

银妞双手捧着一个套着棉布套的茶壶来，倒出一碗温开水说：“一曼姐，润润嗓子吧。见着你我打心眼里高兴。我没念过书，在厂子里眼巴巴看着好多事，干瞪眼，手指头扒拉不开。我老是害怕

干不好，对不起党。”

赵一曼看着这个勤快的女人，关心地问了句：“你住这里方便吗？”

“方便，这是穷人窝，出气对味，看着顺眼，有点事大家都伸着肩膀争着担。纺纱厂姐妹住西下洼子的百十号人呢。女工生活太苦，在厂子里当牛马，挨打是家常便饭，工头动不动就把女工踢出厂子。一曼大姐，你来了我真高兴，听同志们说你是老党员，有很多斗争经验。一曼姐，我会很好地和你一块儿工作的。”银姐说得很认真，很恭敬，真像个体贴姐姐的小妹妹。

赵一曼拉住银姐的手说：“银姐同志，党员是平等的，互相学习嘛。听党内的同志们讲，奉天纺纱厂是有斗争传统的。我乍到厂子，有许多事要你帮助呢。”两个人拉着手，亲热地坐在炕沿边上。

老大娘把玉生抱回来了，她见赵一曼有些怯生生的。

银姐对老大娘说：“方大妈，这是我们厂子新来的赵一曼大姐，她是关里人，家里的前几年到奉天跑买卖，一直没回关里去，她找来了。经厂子里一个老熟人介绍，暂时就得挤我这小屋里住了。”

方大娘打量赵一曼几眼说：“姐，这就更好了，咱们又多个唠嗑的。这么大个奉天城找个人可是沙里淘金。男人心里装着你，你不找他也会到你身边，他要是丢了你，碰鼻子撞下巴他也装着看不见。唉，你生过孩子吧？看你眼窝里有妈妈纹嘛！”方大娘是个热心肠，不然怎么能和银姐处得这么好。

赵一曼诚恳地点点头说：“有一个男娃儿养在婆家了。”她说接着接过小玉生抱在怀里直劲亲脸蛋儿。

方大娘说，做女人的可真难为，从身上掉下一块肉，就把你的心全扯去了。孩子那对黑眼珠，是妈妈心里的小灯笼，总是忽闪忽闪地亮。说到这里她把眼睛眯缝一会儿，又冷不丁地睁开，好像什么人到她眼前了，一忽闪就飘过去了，眼睛睁慢了就看不见影子。她的眼里从来没有过泪水。老伴在纺纱厂当修车工，她从皮鞋店揽来一些粘皮鞋跟的活，用碎皮子拼凑，每天粘一两副鞋跟。有个儿子挺精明，被奉军拉去当兵死在长城九门口了。老头从此精神不

好。一个大雨天，西下洼子流成污泥河，他下班回来累得抬不起脚，跌在污水里淹死了。这些对方大娘打击太大了。她几次想死都没死成，一次拿绳子上吊绳子断了，一次她把手伸到电灯头里，恰巧停了电。她索性不打算死了，好像在等着什么，看着什么，又开始粘鞋后跟糊口。银妞搬来住了，这个小玉生“呱呱”的哭声，给这个老太太一种想象不到的力量，她把整个身心贴到这个婴儿身上了。在她心中银妞成了她的女儿，她不单把孩子抱过去看着，放在大腿上颠着，还得一边粘鞋跟。银妞下班晚点，她吃不下喝不下，站在门口望着，等着这三口人成为一体了。

赵一曼和银妞住在一起了，给这三口之家又增加了活力。晚间在一盏鸡蛋大的黄黄的电灯光下，银妞和赵一曼帮助方大娘粘鞋后跟。赵一曼和银妞很少谈论纺纱厂里的事，好像谈得过多了，这阵只要互相看看眼色，就会知道彼此想的是啥。三个大人最喜欢的是玉生那张小脸，明亮的眼眸，红红的嘴唇，翘着的小鼻子，有时孩子会使她们开心地笑起来。在西下洼子这样开心的笑，可是最宝贵的了。在方大娘眼里，怎么看这玉生都和他的儿子小时候一个模样。赵一曼看着小玉生，想起自己离开武汉时匆忙把儿子抱到丈夫的哥哥家，敌人的密探就跟踪追来了，她把孩子放到炕上，转身逃跑了，连看一眼都顾不得。玉生的脸有自己孩子的影子。至于银妞对孩子，那就更不用说了。

赵一曼原名叫李坤泰，生在四川省北部白杨嘴子村。李家有六女二男八个孩子，她排行第七。她八岁念私塾，十三岁时父亲去世了。大姐夫是共产党，在乡里高等小学校当校长，介绍她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。“五卅”运动在全国掀起了汹涌澎湃的反帝反封建浪潮。宜宾有个大奸商李伯衡贩运英国货，她是这次“抵制仇货”运动的领导人之一，带领同学们占领了码头，鼓动搬运工人，把英国油桶扔在江里，因之被开除了学籍。北伐军打到了武汉，宜宾革命形势大好，国共合作，她当选县妇女部代理部长。党组织为了培养她，送她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习。“四一二”反革命政变后，她脱掉军装转移到上海工作。组织派她到苏联学习，在那里和共产党员陈达邦相识，结成革命伴侣。由于学习过累，再加她

怀了孕，又得了肺病，她终止学习，回到上海转到湖北宜昌建立地下交通站，这时她即将临产，房东婆赶她搬家……

银妞听赵一曼讲到这里不安地问：“一曼大姐这为啥呀？”

赵一曼叹口气说：“是封建思想。当地有个风俗，妇女在哪里怀的孕，孩子就得生在哪里，否则就不吉利。”她顺手把玉生抱在怀里，亲着孩子的脸蛋，眼里满是泪水。

银妞瞪大眼睛注视着赵一曼，她感到眼前这位大姐很不容易，吃了许多苦，被人赶得连个生孩子的地方都没有，为革命是要有牺牲的。

赵一曼叹了口气说：“眼看娃儿就要生在大街上，一步也迈不动，就要倒下去了，我本能地扶住路边的矮墙。身子瘫倒在地，肚子里刀绞般地疼痛。这时一个搬运工人从我身边过，他是个好心肠，可怜我，把我扶到他家里。夫妻赶忙动手腾出半间草棚，大嫂给我接生，生下了娃儿。”她的眼里又闪着慈母般的泪光了。

银妞问道：“是男孩是女孩？”

赵一曼拍着的怀里玉生点点头说：“男娃哟。”脸上现出了微笑。她很快又遭到敌人的追捕，再次转到上海。当年秋天她被派到南昌工作，和姓王的同志，扮成夫妻。一天夜里，小王突然满头大汗地跑回来，把正在哄孩子睡觉的她推醒，要她赶快逃跑，说叛徒告密了。她光脚扑到地上，拉出破箱子往出掏党的文件。小王把孩子抱起来塞在她怀里说：“快逃跑！”她把孩子放在床上，又去抓文件，这时有人砸门了。小王再次把孩子抱起来塞在她怀里，拔开后门插棍，把她推出门外。小王回到屋里。她从窗户纸透出的火光，看出小王在镇静地烧毁文件。她躲进一个小胡同想等小王一齐走。房门被砸开了，接着是强劲地打人声，敌人看小王烧毁了文件愤怒地打他。敌人把枪栓拉得哗啦响，大声问：“那个女人呢？”小王一声不吭。就这样，她身边一个好同志被敌人押走了。她把脸紧紧地压在孩子身上哭了。后来她把孩子送到武汉，又转身回到上海工作。不久发生了“九一八”事变，党中央派出大批优秀干部到东北从事抗日斗争，她才改名叫赵一曼来到奉天，和孩子再没有见过面。

银妞抓住赵一曼的手，两眼被泪水蒙住了。她小声地问道：“一曼大姐，你的孩子叫啥名？”她从内心钦佩这位革命者，抛开丈夫和孩子，日夜为党工作。

“叫安宁！”赵一曼叹口气说，“啥时候才能安宁？我才能看见安宁我的娃儿！”她们这天谈得很投缘。

赵一曼也从银妞嘴里听了她的身世，觉得银妞是个坚强的姑娘，有很深的痛苦，还能自我牺牲帮助别人。一个姑娘家却当起了妈妈，这是常人做不到的事情。她安慰银妞，要为她在省委那里打听一下沈建华的消息。她要银妞很好地学习党的政策，日后为党干更多的事情。

银妞把赵一曼看成是革命前辈，是自己学习的老师，是革命同志的老大姐。两个人很快地在纺纱厂开展起工作。

赵一曼把银妞反映的情况汇报给了省委同志，说奉天的工人阶级还没有组织起来，还没有把各工厂的工人联合到一块儿，眼下力量很薄弱，还不能给敌人更大的打击。

省委指示要从争取工人的福利、争取工人的权利下手，把工人发动起来，首先在本工厂对抗不合理的管理制度，工人是人，有了人权，才能斗争。

奉天纺纱厂把工人当成牛马，他们制订了《工徒三十六打》，钉在工厂的大铁门上。这两扇大铁门是用鸡蛋粗钢筋焊接成的，钢筋密度很大，空隙中钻不过一只猫。整个大铁门有两吨重，每天关门、开门都是守门抓工人来做。铁门上边安着一排倒狼牙刺。《工徒三十六打》像狼的牙齿，规定：

谈论国事，打！随意说话，打！

迟到早退，打！神社前不鞠躬，打！

年节不送礼，打！报告声大，打！

报告声小，打！干活打瞌睡，打！

饭酸了吃不了，打！吃饭慢了，打！

上厕所时间长了，打！有病不上班，打！

家死人请假，打！挨打不耐烦，打！



取管慢了，打！木管掉地，打！  
 线头碰断，打！纺线开花，打！  
 纺大肚线，打！纺空锭子，打！  
 纺出坏纱，打！皮棍坏了，打！  
 接头不良，打！条干不均，打！  
 白纱落地，打！纺坏纱穗，打！  
 纺冒头纱，打！纺粗管纱，打！  
 扫除不净，打！线穗埋汰，打！  
 取不来梭棍，打！推线穗慢了，打！  
 见先生不行礼，打！听不懂日本话，打！

……

工人对这《工徒三十六打》条例恨得咬牙切齿。可是光恨有啥用。

这天，瓢泼大雨下了一整夜，早晨停一停，接着又下了起来，西下洼子那里流成了污水河，上班的工人拼命地在污水里蹚，他们身上有的披着蓑衣，有的披着稻草袋，有的顶着麻袋片，有的顶个破瓦盆和铁盖，大多是顶着大雨浇，在污泥汤子里滚，他们害怕进厂迟到，像挨大刀一样难受。工人们说：

工厂汽笛叫，工人魂吓掉，  
 不是挨皮鞭，就是扣餉包，  
 经常跪大门，至少挨顿脚。

这大雨天里工厂的汽笛刚刚拉响，工厂大门口就乱了套。女工、男工一窝蜂似的拼命往大门里挤，一下子人和人叉住了，谁也走不动，只听哭天嚎地的叫唤。门卫和工头抡起长长的皮鞭子，不住手地抽打工人，有不少工人被打得头破血流，大门口里里外外工人跌倒一大片，扶都扶不起来。

几个工头狼嚎似的喊叫着：“关大门！把大门关死！再挤甩枪崩！”